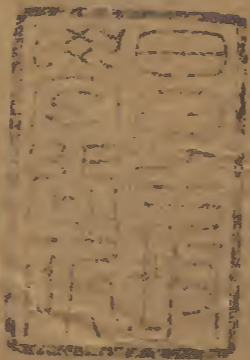


張楊園全集

近鑑  
喪祭雜說  
農書 上下

漢書門		類	
一〇六八六號	函	七七	架
八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六八六號	函	七七	架
八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686
冊數	8 ( 8 )
函號	30686



近鑑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淺草文庫

里有二子性敏慧能文字十五六俱入庠序人皆愛之然好色不知自愛一婚之次年死一婚五六年亦死俱無子妻少亦不能以節行終

烏鎮某氏惟一子年弱冠一夕逆僕弑之而遁其家遂無後或曰淫僕妻而僕憤故弑之或曰僕通於寡母幼主知之度不免故弑之

里有富人無子陰取他族子乳養為子後妾生子分出之然家仍厚篤愛妾子飲食衣服惟恐不適其意年十四五厥父歿

近鑑

里之塾師每歲爭得之以爲徒以是市井匪人咸與遊十七  
八取妻二十餘取妾遊冶嗜賭豪家奴利其田宅以金資賭  
伺金盡索金償以田宅故不受要其酒食與其妾屈意事之  
然後受如是者不一二年田宅盡妾爲豪家奴所賣始爲穿  
窬後從群盜行劫死於獄妻他適生母依他族子以活富人  
之從子亦有家數千金始亦無子妾生一子珍愛與富人子  
相類父耄逆節屢見因令學賈不成與匪人交益厚家益廢  
父鬱鬱死嫡母及妻亦死姑蘇買妾與絃歌生計無賴所以  
飲食不忍言矣

里有兄弟六人三人嫡出三人庶出嫡長早世次爲家督不能  
愛庶弟教以善道庶之長嗜賭破家仲與叔成立利其廢產  
而買之產旣盡無賴仲年不永庶之長卽誘其子賭家破年  
亦不永叔雖以壽終然存日子已嗜賭不肖家盡廢六人之  
後益寥落矣庶之長資性絕人過目能誦二少俱有美質若  
家督克盡道一門可興也何至賭爲家風世業喪敗子姓陵  
夷資人歎息哉

有中年取不正之婦爲繼室者身死無子汙及家門嗣子受其  
虐又有取不正之婦爲妾者始至妾也一再宿妻矣諸兄弗  
能正也初猶斂謹順門內意漸陵夫夫惟恐拂其意矣漸至  
夫之兄嫂不敢逆其意稍不當怒罵撞擊大不寧必以禮下

乃已又以所畜婢餌夫生一子人皆疑弗顧門內畏其橫厲  
莫敢言

松江某相孫某貧乏不能存其故僕尚有富於財者往祈憐恤  
適春米以五斗令傭者負隨而將之傭弗克息於衢某問傭  
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先祖爲某學士某曰  
如此則親戚矣如何然兩人俱弗克負荷市人聚觀或與以  
竹稍共舉歸一時傳爲二宰輔孫共扛五斗米兩人祖俱崇  
正問相也

有公子者善屬文試諸生高等不自珍惜苟與僕婦通有惡疾  
遂染之年四十疾漸劇須臾盡落更數醫不治或勸其父以  
子有進取具疾廢可恤盍求醫起之父曰夫婦人倫之大受  
命於父母爲伉儷生子女已多乃上不顧父母下不顧妻子  
而爲邪行速死何憾竟弗顧未幾死妻亦以惡疾繼死又崇  
德公子家世富貴求登科不得乃廣交遊崇正間以賢良舉  
妻死買妓爲妾毒發竟爲廢人適子一人有美才厲志節妾  
乃讒其子父昏惑丙戌爲群盜指名父實其事殺之家抄沒  
先是嘗舉一孫而殤子婦亦死公子無依兄弟割田二百畝  
贍之歲入供妓淫冶之資不給公子饑寒自若冬月下體糜  
爛不能起人惡近臥敝竹牀煖以火烟蓬勃目不可開夏則  
群蠅噉之驅弗去未幾死

有鄉先生臨終語其二子及諸孫曰治我棺四隅爲大環子孫請故曰汝輩篤信風水葬後長子不第長必改葬次子不第次必改葬及諸孫不第諸孫又將改葬環具貫繩平舉首轉側骸骨參亂耳後果以堪輿家或云利或云不利改葬一二次最後改者咸以爲利旁墓居民以爲不利構訟居民弗勝乙酉墓爲所發不忍言

海寧某氏旣葬其親矣堪輿者謂未得穴法改葬焉改後弗利復改弗利如故復遷力旣罷方寸惑亂不知所從竟弗克葬歸安貧士將葬其母營四十金買地地旣得他堪輿謂不吉置之更買復費四十餘金力大憊葬未舉而身卒

有富室患盜募拳勇數人備且暮之警且教其子習技較力拳勇者謂主人衣冠客何濟緩急不若以金錢結市里有膂力者爲心腹主人然之乃令其子引無賴少年與友一日父督子過子舉拳中父頹父仰跌良久得甦知不可保然悔已無及鬱鬱而死

海鹽故家子幼孤母撫之及長急進取典祖祠得二百金行賄有司試高等補邑學生後赴鄉試得舉年少壯謂富貴未可量費益侈漁非義及稱貸計數百金然家力頗詘矣會試還道病死賴親舊僅以喪歸老母遺孤煢煢相倚也

歸安某氏世世富厚人亦長者至某才智自高好以貲干進試

諸生高等遂深結有司及郡邑之豪名曰支門戶實陰爲奸利也復爲子營科名二十餘舉進士身歲貢考縣令職益驕橫浙西黷邑無日不至探知獄訟可關說及愚民可恐喝得金者罔弗籠取三吳盜起富室危懼乃任招安收群盜爲用家彌富子任部屬鬻科事露棄市妻發配夫婦子孫窳絕域家抄沒後復營還鄉方將肆惡瘍發於頸首墮死

歸安一書生甚貧困二十餘未有室家里中業口者頗溫厚妻以女資讀書成進士後爲御史起家數十萬嫌婦翁微賤竟不念舊德覆以怨終鄉里薄其爲人死纔十餘年家業盡破子孫不可問矣

萬歷時有兄弟三人皆舉進士兩弟謀曰仕途榮落不常吾家不可趨一路兄弟分門互相援引此衰則彼盛慮無不顯達者其兄已入東林一入浙黨天啟間魏監用事一人遂趨魏黨一官至兵部侍郎一至中丞一至順天府尹勢傾一時賓客盈門奴僕豪橫數十里以內凡可加以勢者罔弗加陵弱暴寡之事日以益甚一黷側目莫之敢撻崇正間府尹入逆案無何侍郎中丞繼沒嚮之被其戕虐者群思甘心焉訟端大興諸子惴惴不克全未及二十年他人入室田業易主陵替弗可言

有縉紳子自以能文又見宗族親戚往往賄主司得舉遇鄉試

必潛買關節然卒不遇復爲二子營進取先世所遺膏腴之產利便之宅約三四萬金無不以是廢饑寒及身兄之子依所親家頗給一旦效之亦廢千金家尋破

故家少年某再娶隨嫁婢黑而矮某與私溺焉將以爲妾妻歸寧從父母計嫁之某聞悲憤不已就妻家大反目必欲返婢婢母不孫益憤病作死妻家若彼夫婦一以昏惑短命一以嫉妒早寡均足爲戒

里有少年小負才智習佻薄好以挿號贈人及捏造歌謠談人隱事人惡之未及三十身死妻他適遺孤亦殤

崇正時首揆冢宰俱烏程人引諸親黨列津要尙書禁省巡撫

御史遠近數十里內徃徃而是子弟陵官長奴僕恣凶豪第宅壯麗田園腴美蓋不足言當其時單門重足細民垂首側目非朝夕矣乙酉變作湖濱之人千百爲群負耒荷鋌大呼報仇懷怨之人翕然從之各集所怒毀門垣索子女舉火殺人幾及一月昔之勢家逃匿無所勢定之後思保門戶則不顧世澤亟營科名欲肆陰謀則假託義聲潛通山海無不麗於密網殺身沈族男女放徙者十已四五幸而獲全猶復賦役不交相隨犴獄至於遁藏竄伏流離以死不可勝計已首揆之里徒見丘墟冢宰之孫爲丐爲奴者有矣嗚呼而謂無天道乎

歸安茅氏自鹿門以科名起家兄弟三人伯服賈善籌畫季力田精稼穡鹿門其仲也各以多財雄鄉邑廣田疇豐棟宇多僮僕其家風也然治生有法桑田畜養所出恒有餘饒後人守之世益其富科名亦不絕四五世間惟長支子姓漸少家業浸薄中支世業雖損博學能文之士不乏也少支方伯繼起子姓益繁於前有光矣族人仿效起家頗衆雖無顯爵名賢而吁陌衣冠爲百里著姓矣二十年來敗亡畧盡昔時堂戶罔不邱墟廣陌無非萑葦入其故里惟族之貧者一二存焉論者謂吳興世族之亡各由自取惟茅氏困於賦役盜賊之興徵求之暴皆非自致視諸姓最無罪竊謂占田之廣祖

宗必以兼并得之桑梓窮人不得耕其先疇者衆矣惡得無罪子孫食租衣稅擬於公侯未嘗聞有厚澤以及於人至德以修諸已亦越幾傳福慶固然宜竭至其亡也視諸姓爲不烈或亦土物之故與論者又謂鹿門之後世有罪刑近復史事被戮本乎白華樓著述好惡取舍徇於私以是爲餘殃也此固幽昧不可知然克全尙衆黃氏之烈傳播東南亦門戶之光也鹿門之甥爲顧侍御爲富大畧慕效茅氏豪橫過之闕土雖不及占田已侈科名世世相頡頏也跡其敗亡與茅相先後勢則較重歲負賦錢男女桎梏相屬幸者播逃不可踪跡方其盛也豐阜樂逸爭羨二氏比其衰也瓦礫之場兼



葭之藪均足爲害海鹽先達許黃門貽戒子孫官不得過三  
品家不得過萬金時稱卓識雖然猶爲盛世士大夫之言也  
有富家子幼孤母氏海寧衛世爵家女也不知艱難亦不知教  
子之方徒見目前豐腴溺於膏粱所延師姚江人以僕者稱  
譽而進內外迎合不事詩書數年唯飲酒食肉而已爨室有  
硃鍋朝暮未嘗絕肉比婚冠家漸索外侮內難相繼至三數  
年遺業盡亡竟寡人矣或指其爨室鍋曰勿小視能容冶坊  
一所蓋前所食肉率取給冶坊資本數千金旣盡房易至俱  
不絕肉之故也其母與妻相繼困死蔬食不給每月餘無酒  
肉輒腹痛欲死故有乳媪七十餘憐之謂人曰無他疾乏酒  
肉耳市酒肉與飲啗然不能常得卒以腹痛死

有前輩長厚好義人也特緣家世富厚豪奢之習不能自克冬  
夏之服各製百件貯箱篋每服其一卽更製一以補其數身  
沒子遂貧有寒無絮暑無幃者矣

上郡陸氏世富厚謹愿其後習於奢逸爲廳事制踰士大夫他  
物稱是常饌爲炮鱉鱠之類恒傲他人以所無不久子孫  
貧落廳事毀廢一二年前過之門宇牆戶存者十一竹木斬  
伐亦幾盡

一友早孤性喜自遂好精華書室器具家所延師必庠序高等  
擅時譽從游常數輩他姓子附學其間多有就唯主人受業

不力為求博士弟子猶弗得室中掃地用鷄毛帚拭桌以綿  
紬黃錫卮時砂壺張銅鑪各構至十餘事其一端也室甫就  
未一二年厭居之卽拆更為木工漆工金土之工徃徃不絕  
後竟貧窶無賴更為僧然徒禿其首緇其衣禪家之言亦弗  
諳

喪祭雜說

桐鄉張履祥念芝氏著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五日  
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度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及  
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追薦禮制無此  
名目俱桑  
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卒哭小祥視其家之貧富以為豐儉疏  
大祥禫服之類反不識其名義者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共非之以為薄其親也其非禮義恣誣  
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卽以財論人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槨  
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所謂無財不可以為悅者也佛事之  
費富者數百金或數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